

開 明 文 選

第 十 一 輯

上 海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活葉本文選目錄 (第十一冊)

(篇次)	(篇名)	(作者)	(頁數)	(總頁碼)	(定價)
248.	書麻城獄	袁枚(隨園全集)	二	一一〇七	一分二釐
249.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侯方域(壯悔堂集)	二	一一一一	一分二釐
250.	口技	林嗣環	一	一一一五	六釐
251.	婁碁課誦圖序	王拯(龍壁山房文集)	一	一一一七	六釐
252.	鳴機夜課圖記	蔣士銓(忠雅堂集)	二	一一一九	一分二釐
253.	通鑑赤壁之戰	司馬光	三	一一二三	一分八釐
254.	與友人論學書	顧炎武(亭林文集)	一	一一二九	六釐
255.	祭陳氏姊文	林紓(畏廬文集)	一	一一三一	六釐
256.	萬里尋兄記	黃宗羲(南雷文定)	一	一一三三	六釐
257.	至言	賈山(漢書)	三	一一三五	二分八釐
258.	夜遊孤山記	邵長蘅(青門集)	一	一一四一	六釐
259.	市聲	沙張白(定峯文選)	一	一一四三	六釐
260.	青門老圃傳	邵長蘅(青門集)	一	一一四五	六釐

261.	錢烈女墓誌銘	王猷	定(四照堂集)	一	二二四七	六釐
262.	國朝三家文鈔小傳	宋	榮(西陂類稿)	三	二二四九	一分八釐
263.	日知錄序	潘	耒(遂初堂詩文集)	二	二二五五	一分二釐
264.	梅花嶺記	全祖望	望(鮚埼亭集)	二	二二五九	一分二釐
265.	峽江寺飛泉亭記	袁枚	枚(小倉山房文集)	一	二二六三	六釐
266.	書魯亮濟事	袁枚	枚(同上)	二	二二六五	一分二釐
267.	谿音序	朱仕琇	琇(梅崖居士集)	一	二二六九	六釐
268.	遊江上諸山記	汪縉	縉(汪子文錄)	一	二二七一	六釐
269.	李斯論	姚鼐	鼐(惜抱軒文集)	一	二二七三	六釐
270.	贈程魚門序	姚鼐	鼐(同上)	一	二二七五	六釐
271.	太子丹論	侯方域	域(壯悔堂文集)	二	二二七七	一分二釐
272.	無怒軒記	李紱	紱(穆堂類稿)	一	二二八一	六釐
273.	原過	方苞	苞(方望溪先生)	一	二二八三	六釐
274.	愚樓記	施閏章	章(學餘堂文集)	一	二二八五	六釐

275.	自立說	張士元(嘉樹山房集)	一	二二八七	六釐
276.	書王介甫讀孟嘗君傳後	李元度(天岳山館文鈔)	一	二二八九	六釐
277.	北堂侍膳圖記	朱琦(怡志堂集)	一	二二九一	六釐
278.	瀧岡阡表	歐陽修(居士集)	二	二二九三	一分二釐
279.	戒子書	鄭玄(後漢書)	一	二二九七	六釐
280.	爲袁紹檄豫州	陳琳(三國志)	二	二二九九	一分二釐
281.	張良論	彭蘊章	一	二三〇三	六釐
282.	前赤壁賦	蘇軾(東坡文集)	一	二三〇五	六釐
283.	後赤壁賦	蘇軾(同上)	一	二三〇七	六釐
284.	毛穎傳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	一	二三〇九	六釐
285.	畫記	韓愈(同上)	一	二三一一	六釐
286.	核工記	宋起鳳	一	二三一三	六釐
287.	圻者王承福傳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	一	二三一五	六釐
288.	諱辯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	一	二三一七	六釐

289.	捕蛇者說	柳宗元(唐柳先生文集)	一	二三一九	六釐
290.	瘞旅文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	一	二三二一	六釐
291.	報劉一丈書	宗臣(宗子相集)	一	二三二三	六釐
292.	永州八記	柳宗元(唐柳先生文集)	四	二三二五	二分四釐
293.	權書八	蘇洵(嘉祐集)	一	二三三三	六釐
294.	工獄	宋本(至治集)	二	二三三五	一分二釐
295.	遊仙詩	郭璞(昭明文選)	一	二三三九	六釐
296.	文學的游離與其獨在	俞平伯(雜拌儿)	五	二三四一	三分
297.	雪人	沈雁冰(雪人)	五	二三五一	三分
298.	陶然亭的雪	俞平伯(雜拌儿)	五	二三六一	三分
299.	疲勞	夏丏尊(國木田獨步集)	三	二三七一	一分八釐
300.	羅生門	魯迅(芥川龍之介集)	五	二三七七	三分

書麻城獄

袁枚

麻城涂如松，娶楊氏，不相中，歸輒不返。如松嘆之而未發也。亡何，涂母病，楊又歸，如松復毆之，楊亡，不知所往。兩家訟於官。楊弟五榮疑如松殺之，訪於九口塘。有趙當兒者，素狡獪，謾曰：『固聞之！』蓋戲五榮也。五榮駭，卽拉當兒赴縣爲證，而訴如松與所狎陳文等共殺妻。知縣湯應求，訊無據，獄不能具。當兒父首其兒故無賴妄言，請無隨坐。湯訪唆五榮者生員楊同範，虎而冠也，乃請褫同範，緝楊氏。先是楊氏爲王祖兒養媳，祖兒死，與其姪馮大姦，避如松毆，匿大家月餘。大母慮禍，欲告官。大懼，告五榮。五榮告同範。同範利其色，曰：『我生員也，藏之，誰敢篡取者？』遂藏楊氏複壁中，而訟如松如故。

逾年，鄉民黃某，瑾其僮河灘，淺爲犬爬，噉地保請應求往驗，會雨，雷電以風，中途還。同範聞之，大喜，循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與五榮謀僞認楊氏，賄仵作李榮使報女屍。李不可。越二日，湯往，屍朽不可辨，殮而置揭焉。同範五榮率其黨數十人闕於場，事聞總督邁柱，委廣濟令高仁傑重檢。高試用令也，覬覦湯缺，所用仵作薛某，又受同範金，竟

報女屍，肋有重傷。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應求受賄，刑書李獻忠舞文，作作李榮妄報。總督信之，劾應求，專委高鞠。高掠如松等，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鉄索，使跽，肉烟起，焦灼有聲；雖應求不免。不勝其毒，皆誣服。李榮死杖下。然屍故男也，無髮，無脚指骨，無血裙袴，逼如松取呈。如松脅亂，妄指認抵讞。初掘一冢，得朽木數十片，再掘，并木無有；或長髯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後得屍足弓鞋，官吏大喜，再視髑髏上鬚髮白髮，又驚棄之。麻城無主之墓，發露者以百數，每不得，又炙如松。如松母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剪已髮摘去星星者爲束。李獻宗妻，刳臂血染一袴一裙，斧其亡兒棺，取脚指骨，湊聚諸色，自瘞河灘，而引役往掘，果得獄具。署黃州府蔣嘉年廉其詐，不肯轉，召他縣作再檢，皆曰『男也』。高仁傑大懼，詭詳屍骨被換，求再訊。俄而山水暴發，并屍衝沒，不復檢。總督邁杜竟以如松殺妻，官吏受賈，擬斬絞奏。麻城民間知其冤，道路洶洶然，卒不得楊氏，事無由明。

居亡何，同範隣姬早起，見李榮血模糊奔同範家，方驚疑。同範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產，非姬莫助舉兒者！』姬奮臂往。兒頸拗，胞不得下，須多人掐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楊氏闖然從壁間出，見姬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姬前戒勿洩。同範自外入，

手十金納嫗，手搖不止。嫗出，語其子曰：『天乎！猶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卽屬其子持金訴縣。縣令陳鼎，海寧孝廉也，久知此獄冤，苦不得聞。聞卽白巡撫吳應芬，吳命白總督。總督故邁柱，聞之，以爲大愚，色忿然，無所發怒，姑令拘楊氏。陳陰念：『拘楊氏稍緩，或漏洩，必匿他處，且殺之滅口，獄仍不具也。』乃僞訪同範家畜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毀其壁，果得楊氏。麻城人數萬歡呼，隨之至公堂，召如松認妻，妻不意其夫狀焦爛至此，直前抱如松頸大慟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榮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時雍正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也。

吳應芬以狀奏，越十日而原奏勾決之旨下。邁柱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請緩決。楊同範揣知總督意護前，乃誘楊氏具狀稱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窩娼罪。邁復據情奏。天子召吳邁兩人俱內用，特簡戶部尙書史貽直督湖廣，委兩省官會訊，一切皆如陳鼎議。乃復應求官，誅同範五榮等。

袁子曰：『折獄之難也，三代而下，民之譎觚甚矣，居官者又氣矜之隆，刑何由平，彼枉濫者何辜焉？麻城一事，與元人宋誠夫所書工獄相同，雖事久卒白，而轆轤變幻，危乎！

難哉！慮天下之類是而竟無平反者正多也。然知其難而慎焉，其於折獄也庶矣。此吾所以書麻城獄之本意也夫！』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侯方域

僕竊聞君子處己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

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老友方公孔炤，汝當持刺拜之於牀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

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旣得之，必喜，而爲僕貰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旣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

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湔乎！僕歛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

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尚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尙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

竊怪執事常願交天下士，而轉展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

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

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忤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得志必至殺盡天下士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得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

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宣。

度風篁嶺至龍井

夏錫祚

不知何年代，人家猶太古，叢篁高百尺，深密掩村塢；寂寥絕人聲，濃綠滴環堵，徑轉下坡陀，丁丁響樵斧。道旁萬松樹，落落清可數。叩門墮山翠，竹裏開僧戶。呼童汲新泉，——泉自石穴吐；烹以淪茗芽，——炒焙初出釜。客言香色絕，僧意不自詡。

乍與佳勝辭，迴顧失維宇。樹密天常陰，泉吼聲帶雨。忽聞遠村雞，有路出前浦。

口 技

林嗣環

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宴，於廳事之東北隅，施八尺屏幃。口技人坐屏幃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衆賓團坐，少頃，但聞屏幃中撫尺一下，滿坐寂然，無敢譁者。

遙聞深巷中犬吠，便有婦人驚覺欠伸，丈夫嚙語。既而兒醒，大啼，丈夫亦醒。婦撫兒，兒含乳啼，婦拍而鳴之。又一大兒醒，絮絮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鳴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夫叱大兒聲，一時齊發，衆妙畢備。滿坐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默歎，以爲妙絕。

未幾，夫齁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賓客意少舒，稍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犬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百千求救聲，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所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處也。於是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幾

活葉本文選 (No. 228)

二 上海開明書店 (2216)

欲先走。忽然撫尺一下，衆響畢絕。撤屏視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

嬰礎課誦圖序

王 拯

嬰礎課誦圖序

王 拯

嬰礎課誦圖者，不材拯官京師日之所作也。拯之官京師，姊劉在家，奉其老姑，不能來就弟養。今姑歿矣，姊復寄食甯氏，姊於廣州，阻於遠行。拯自始官日，蓄志南歸，以迄於今，顛頓荒忽，瑣屑自牽，以不得遂其志。

念自七歲時，先妣歿，遂來依姊氏。姊適新寡，又喪其遺腹子，熒熒獨處。屋後小園，數丈餘，嘉樹蔭之。樹陰有屋二椽，姊攜拯居焉。拯十歲後，就塾師學，朝出而暮歸。比夜，則姊恆執女紅，篝一燈，使拯讀其旁。夏苦熱，輟夜課。天黎明，輒呼拯起，持小几，就園樹下讀。樹根安二巨石：一姊氏擣衣以爲礎，一使拯坐而讀。日出，乃遣入塾。故拯幼時，每朝入塾所讀書，乃熟於他童。或夜讀倦，稍逐於嬉，姊必涕泣，告以母氏劬勞瘁死之狀，且曰：『汝今弗勉學，母氏地下戚矣！』拯哀懼，泣告姊：『後無復爲此言。』

嗚呼！拯不材，年三十矣。念十五六時，猶能執一卷就姊氏讀，日惴惴於悲思憂戚之中，不敢稍自放逸。自二十後出門，行身居業，日卽荒怠。念姊氏教不可忘，故爲圖，以自警。

冀使其身依然日讀姊氏之側，庶免其墮棄之日深，而終於無所成也。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秋九月。爲之圖者，陳君名鏐，爲余丁酉同歲生也。